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长篇小说

秋文
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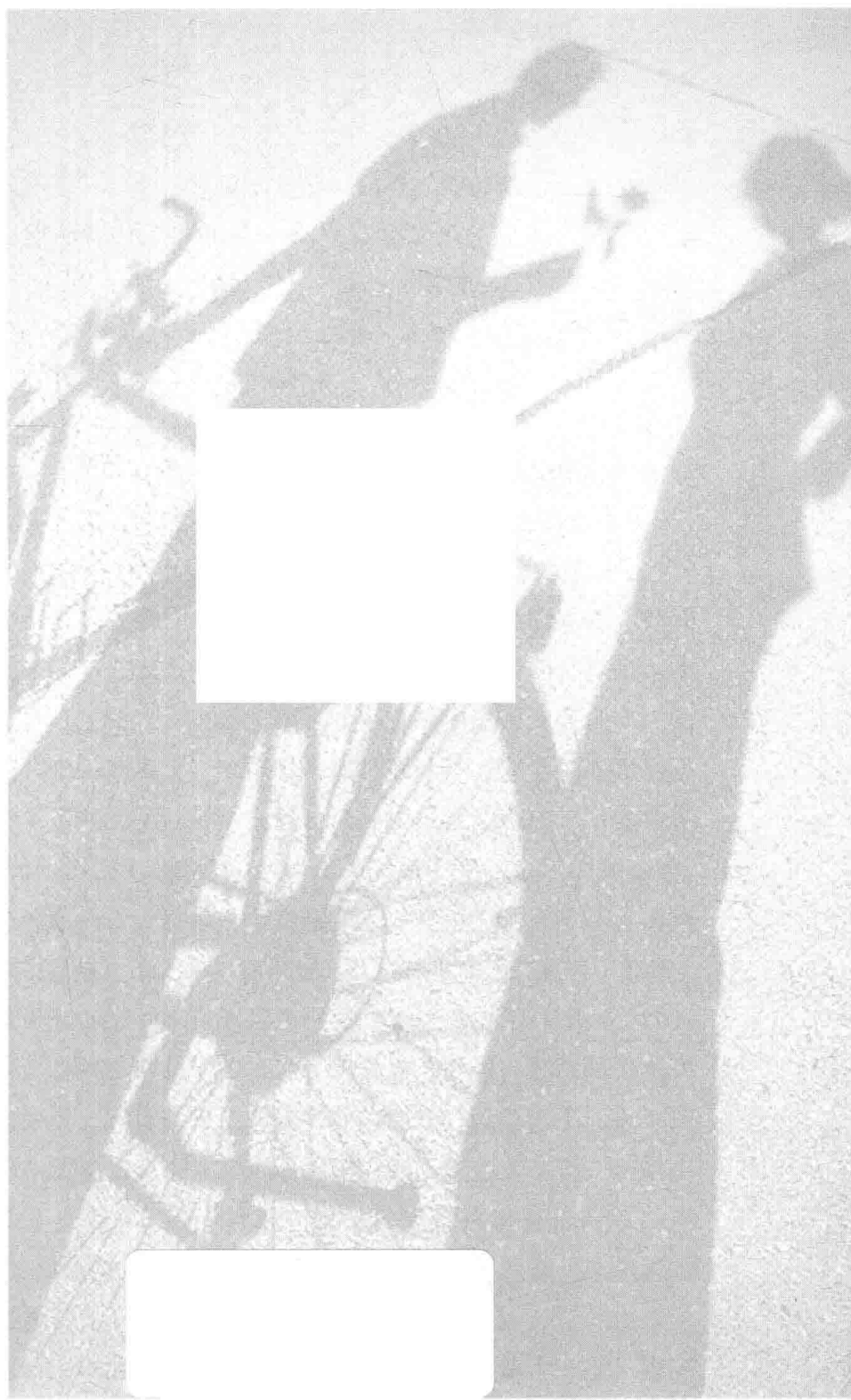
婚姻大事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du Novel Series



婚姻大事

长篇小说

秋文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大事 / 秋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1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614 - 1

I. ①婚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6731 号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 字数: 237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Kuadu Novel Series

第一章

宋大宝生不逢时，他娘怀上他时，正赶上 20 世纪 60 年代初那三年自然灾害。眼看老婆不行了，憨厚的宋老牛再也不肯老实了，舍命从生产队的耕牛嘴里抢得巴掌大的豆饼，半夜里偷偷溜回了家。也幸得这巴掌大的豆饼，才救了她一命，不，是救了两条命。等到生活形势稍微好转，宋大宝呱呱落地。一看是带把子的，全家人欢喜得不得了。可以断定，这是宋家这些年来唯一值得高兴的事。他可是宋家后代唯一的男丁，宋家香火能够延续了。宋老牛的娘明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，可是看着自己孙子红红的小脸，干瘪枯萎的脸上整天乐呵呵的，似老树开着花。宋老牛呢，为了犒赏老婆，厚着脸皮去找队长王二狗借一个鸡蛋。王二狗说你宋老牛从我裤裆穿过，我就借给你。宋老牛二话没说，趴在地上从王二狗胯下爬过。

该给儿子起名字了，在宋老牛看来，起名字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的方面说，它关系到儿子的一生；从大的方面说，它可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叫什么呢？宋老牛搜肠刮肚，可是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想出在他看来是正儿八经的词语。到了第四天早晨，宋老牛双手抱着头正在苦思冥想，此时，自己的老娘抱着孙子一口一声“我的心肝宝贝蛋蛋儿”地叫着，宋老牛灵机一动，给儿子取名大宝吧，小名蛋蛋。

宋大宝出生的地方王洼生产队，距离东边的桥镇十二里，距离西南的张街十二里，距离西北的李集十二里，王洼庄正好位于等边

三角形的中心。村里的算命瞎子睁大了没有眼珠的眼睛，掰着手指，又掷了大角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很长时间后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我们这个地方是块风水宝地，不久将要出一位人才。”所指不言而喻。宋老牛听了那个高兴啊，认为祖宗显灵了，于是半夜里偷偷跑到祖坟上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坐在祖宗的坟边号啕大哭了起来。这些年来，宋家所遭受的苦难随着他的眼泪流淌着，流淌着。

算命瞎子说得没错，王洼这个地方天蓝云白，路曲水清。久居城里的人难得来到这里，指着水塘边的几棵歪脖子树说：“嗯，很美，好像在什么画里见过。”

有人说，愈偏僻的地方民风愈淳朴，语气中带着羡慕。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局外人，里面的人是丝毫感受不到的，要不有诗云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宋家人就是如此。王洼是王家人的天下，宋家只几户，人少势单，平时没少被王家的人欺负。宋大宝来到世上责任重大，不仅担负起养儿防老的责任，还要完成振兴宋氏家族的重大使命。

俺没有考证过，小孩吃奶算不算文化。到了1966年的秋天，宋大宝三岁时，他不吃娘的奶水了（其实娘没有奶水）。从此以后，家里的细粮、荤食也不劳驾其他人了，由大宝一个人包了。隔三岔五，宋老牛夫妻还要在饭锅里蒸个鸡蛋，滴上两滴油。看着大宝香喷喷地吃着，他的两个姐姐宋大群、宋二群把唾沫和着稀饭往肚子里咽。可这些“待遇”和人身上的肉是不成正比的，这就好比家里栽的小葡萄树苗，小孩儿为了能及早吃到大而甜的葡萄，平日里不停地向小树苗喷射自己的尿，结果是苗儿还是不长。宋大宝就和那小葡萄苗差不多，身材消瘦，脸色蜡黄，只是脑袋大，眼儿大。宋老牛夫妻俩看着心里那个急啊，老婆私下对宋老牛嘀咕了几十回，说自己不该这么早就给儿子断了奶，队长王二狗的大儿子王黑蛋吃奶不是一直吃到十一岁吗。

大宝到了八岁，该上学了。宋老牛认为，大群、二群不该再念

书了，女孩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念书当然是为别人家念的，念什么书？趁早下来挣工分，要不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全家人只有喝西北风了。大群没有说话，可是二群死活不干，还说凭什么让弟弟念书，不让她念。第二天早晨拿起书包准备去上学，被宋老牛发现，一把夺下书包扔在地上。

“大大（对父亲的称谓），我要上学，我要上学！”二群哀求道。

“不行！”宋老牛断然回答。

“娘，我要上学，我要上学！”

“二群，娘也想让你上学，可是，不行啊，你们都去上学，家里没人挣工分，口粮就不够吃，娘本来就没本事，又加上我这个不争气的腿（她的一条腿残疾）。 ”

“呜呜呜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反正我要上学，我要上学。”二群号叫着，泪如泉涌。旁边的大群也随即哭了起来。大宝见两个姐姐哭，也跟着哭。宋老牛夫妻终于忍不住也哭了起来。那天早晨，全家人抱头痛哭在一起。

中午的时候，村里小学的张校长来了，问大群、二群怎么没去上学。宋老牛回答说大宝也要上学了，三个孩子都上学肯定上不起。张校长说大群不念书也就罢了，因为成绩不太好，但是，二群不念书就可惜了，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，将来肯定能成才，如果缴不上学费，他愿意帮她缴……可是无论张校长口水说了几大水瓢，宋老牛就是不松口，只是低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。张校长无奈，叹了口气，默默地走了。

傍晚，大宝饿了，于是来到厨房，只见那口大铁锅里空空如也，这才知道二姐没烧饭，于是四处寻找她，要责问为什么还不做饭。可是寻了大半个村子也不见二姐的人影。宋老牛给生产队放牛回来，大宝告状说了此事。宋老牛说等二群回来就剥了她的皮。可是，一直等到月亮一树高，依然不见二群回来。全家人这才慌了，二群这丫头性子烈火，该不会……

“你看见我家二群没有？”村子里，宋老牛见人就问。可是大家都摇头说没看见，然后问怎么了。宋老牛连忙说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
到了半夜，宋老牛夫妻、大群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。

宋老牛预感情况不妙，摸出烟袋在煤油灯上点着，然后蹲在地上，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。

“娘、大，如果二姐回来了，就让她去上学吧，我可以不上。”大宝说。

宋老牛依然不吭声，还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。

“傻儿子，这怎么行？就是砸锅卖铁，家里也要供你上学的。”娘说。

“可是二姐她怎么办？”

“不管她！”娘、大大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娘，二姐到底上哪里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谁知道这个死丫头死到哪里去了！”

可是二群并没有死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她回来了。一到家倒头就睡，睡了一天一夜。其间，谁也不敢去打扰她。第三天二群早晨起床，冲到宋老牛夫妻面前，郑重地说：“娘、大，我决定不念书了，就让大宝念吧。”

“姐，你念吧，我在家干活。”大宝豪气冲天地说。

“切！”二姐嗤笑，“你怎么能不念书呢？你是家里唯一的宝啊。”二群说着，鼻子里喷出一丝冷笑，再一寒脸，一板一眼地说，“小蛋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念书也行，但是，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不如我，到时候我把昨晚没有做的做给你看。”说着从腰里掏出一把剪子，啪嗒一声放在桌子上。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二群昨晚真的企图自杀，至于最后为什么没有做，谁也不明白，谁也不愿意问。

就这样，宋大宝顶了他大姐、二姐的“班”，来到离家二里路远的双门小学念书了。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……”初秋的早晨，村东的广播准

时响起。此时，村子里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盘旋在村子上空，村子里到处弥漫着红薯稀饭的味道。农人或负担或牵牛或携锄走出村外。太阳一树高的时候，一伙年龄参差不齐的小孩，背着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书包，迎着早上七八点的太阳，沿着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，浩浩荡荡向学校进军。按照惯例，宋大宝行进在黑孩、二蛋、小五子、三毛等人的后面，他是解放军黑孩团长、二蛋连长的警卫员，有时替他们拿拿书包，提提鞋子，可好景不长，大宝给他们当警卫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一日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，大宝家的大黄狗“大黄”和二蛋家的“黑虎”咬起架来。在一切的畜生中，狗的忠诚是出了名的，有道是“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穷”，就是对狗的忠诚的褒奖。平日里，宋老牛家没少受二蛋父亲王二狗的气，比如干活工分少给啦，粮食少分啦。宋老牛没办法，谁叫人家是生产队长——我们王洼庄最高的行政长官。这大黄狗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这次要替主人家好好出出气，于是打架拼命地出力，只几个回合便把黑虎扑倒在地。黑虎四蹄朝天，龇牙咧嘴，吐着舌头，呻吟着求饶。常话说：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，狗咬狗也要分主人的。王二狗瞧见，用眼神瞄了一下二蛋，不愧是父子，二人心心相印，二蛋抄起铁锹奋力拍下，大黄嚎叫着，瘸着腿，夹着尾巴逃走了。大宝看着心疼问：“你为什么打我家的狗？”二蛋嚷道：“你家狗为什么咬我家的狗？”二人就这么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地争辩着。二蛋黑、高、壮，声音不知比大宝要高出多少，并配以张牙舞爪向前靠近着。大宝看得满眼都是恐惧，声音渐小……最后憋憋屈屈回到家，一个人关在屋里，摸着手里的那把黄泥手枪，冲着门外嚷道：“我要当解放军的军长、司令，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抓起来枪毙了。”

第二天大黄还没回来，看来真正成丧家之犬了。大宝急得满地滚，浑身都是灰儿、草儿。可宋老牛只是一味地坐在那里唉声叹气着，丝毫不敢有所作为——就是借几个胆给他也不敢去找王二狗理

论。从此，黑虎见了大黄就扑上来，所谓的狗仗人势就是如此吧。大宝也就失去了警卫员的差事，以后上学，只同几个女孩子一起了。

也许是二姐的狠话起了作用，也许大宝本身就是聪明，以后每学期，大宝都带着“红小兵”“三好学生”之类的奖状回来。而二蛋呢，一次次期末考试，一次次抱了个大大的“鸭蛋”回家。气得王二狗指着宋老牛的鼻子大骂，说就你这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的熊样怎么造出了那么个儿子。旁边一个人插嘴道，听说老婆是外地的生下来的孩子就聪明。

原来，宋老牛的老婆金桂花是从四川逃荒来安徽的。黄昏时分，无处安身，蹲在三岔路口哭泣。路过的人有想把她领回家的，可是一看她是个瘸子又放弃了。那天，宋老牛放牛归来，却鬼使神差地绕了二里路经过三岔路口，看到金桂花后，毫不犹豫地把她领回到家里。金桂花吃了两碗稀饭，嘴一抹，说：“宋大哥，我跟你过日子吧。”

就这样，宋老牛白捡了一个老婆。宋老牛本来就老实，用本地的方言来形容，就是老实得跌跤，又加上老婆是外地的，还是个瘸子，更加让人瞧不起了。平时，他宋老牛和他的瘸腿外地老婆就是秋天树上最软的柿子，谁想捏就捏几下。可是，王洼庄的人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瘸腿老婆生出的孩子不但漂亮，而且聪明。人们纷纷猜测原因，猜来猜去，实在猜不出来，最后村子里最聪明的王三瘸子说，大概女人是外地人的原因。

“明天我也去找个南蛮子北侉子。”王二狗说着拍拍屁股走了。

当晚，二狗老婆坚决不给二狗上床，说：“你去找南蛮子北侉子呀，老娘是本地货，你上老娘的床干吗？哼，不是我兄弟，你这个癞蛤蟆能当上生产队长？给生产队长提鞋子倒尿壶你都不配。二蛋怎么了？不就是考试得了个零分吗？再怎么，他也是你的种，你倒是嫌弃起来了？”

王二狗怀疑是宋老牛告的密，第二天找到他，一顿劈头劈脸臭

骂，还借故扣了他一天的工分。

宋老牛被骂得满脸堆笑，追着王二狗的屁股说：“队长，你消消气，还是二蛋好，我家小蛋蛋怎么能和你家二蛋比呢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第二年，大宝以语文九十五分，算术一百分的成绩来到离家十二里远的张街中学念书了。而二蛋呢，光是小学就读了八年。第九年，眼看升学无望，只好回家了。王二狗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宋大宝，原因是几年前的那场升学考试，宋大宝没有给二蛋抄袭，以后，对宋家的欺压更是变本加厉了。可是有一样，他看大群的眼神越来越诡异。俗话说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现在的宋大群已经如农历十三四的月亮，风景越来越好。一根乌黑的大辫子一直拖到屁股尖，随着走动，辫梢的红头绳在鼓鼓的屁股上颠簸着，如跳跃着的火焰。胸脯呢，高高凸起似那里埋着两个地雷，说不定哪天有人触碰到就会爆炸。王二狗就有这个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与日俱增。

看宋大群眼神诡异的不光是王二狗，还有他的大儿子王黑蛋，只不过王二狗只是偷偷摸摸地看，而王黑蛋是肆无忌惮地看。王黑蛋外貌最大的特点就是黑，最最资深的非洲人见了恐怕都自愧不如。王洼庄的人私下称之锅底黑，也有称他为黑旋风的，原因是他极不讲理，早几年，学了几招三脚猫功夫，便觉得老子天下第一，于是四处寻衅滋事，打架斗殴，最近的一次是把张街中学体育老师的腿打断了。

王黑蛋注意到宋大群也就是最近的事。秋天的中午，宋大群在摘棉花，一弯腰，褂子领口敞开了，露出丰满而圆润的两大团肉球。王黑蛋见了，地雷变成原子弹了，威力如此巨大，只让王黑蛋的心噶噶地剧烈跳动着，全身血液往脑门子处涌，正准备伸手去摸一下，恰在这时，大群娘远远地喊叫大群，说中午回家做胡萝卜干饭。王黑蛋这才住手，但从此以后，那两个肉球就留在了王黑蛋的心田里，而且生了根，发了芽，且不断地生长着。

宋大宝来到张街上学后，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好的地方，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般，大宝对一切都感到新奇，比如学校的大瓦房和木桌子，比如烧饼、油条、包子，都是自己以前很少见的。大宝对此很是向往，进而表现出对王洼庄的不屑，向宋老牛提议自己要住校，要以校为家。

学校不是家，在大宝看来就是天堂。每天上午的课间操期间和晚自习后，大家一窝蜂地跑到学校大门口，用饭票换烧饼吃。烧饼里放了糖精，甜丝丝的，大宝百吃不厌，但他舍不得饭票，每次只用二两饭票换一个烧饼。同班一个叫杨武的同学，一口气能吃掉十个烧饼，那就是二斤米啊。而那时候，二斤米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，幸亏当时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在学校的老师中，大宝对英语老师项老师最为敬仰。项老师具有江南女子的特点，长得小巧玲珑，皮肤白皙，脸上总是洋溢着笑，不时地旋起两个浅浅的小酒窝。一次，几个同学背后议论老师，一个同学问大宝最喜欢谁。大宝毫不犹豫地说喜欢项老师。那位同学问为什么。大宝回答说讲不出来，反正就是喜欢。多少年后，大宝终于找到原因，那就是项老师年轻漂亮，举止温文尔雅，学识渊博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情，这种感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对一个女性的喜欢，对母性的一种依恋。成年以后的大宝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的初恋就是项老师。项老师是上海知青，家中有收音机。春天的傍晚，项老师一个人坐在门口，听着收音机里的英语。大宝躲在远处偷窥，注意地听，可是一句也听不懂。

大宝太喜欢项老师了，这种喜欢化作动力，因而他的英语成绩相当好。项老师呢，对大宝也是十分照顾，鼓励他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之人。初夏的一天晚上，项老师把大宝叫到宿舍，也就是在那一晚，大宝第一次见到了咖啡，也第一次喝到了咖啡。说实话，咖啡味道不怎么样，还有点苦，但因为是项老师给的，所以大宝还是觉得非同一般。在大宝眼里，项老师的一切都是好的。

周末回家把此事告诉了娘。娘说那肯定是好东西，也肯定很贵。周一早晨，娘让大宝给项老师带了二十个鸡蛋。项老师见了坚决不要。大宝没有办法，只好丢下鸡蛋跑了。

周日上午，大宝正在帮助父亲拉车运粪，突然，村子里的二铁头跑了过来，说：“你家来人了。”大宝问：“来的什么人？”二铁头说：“是个女的，非常漂亮，七仙女似的！”话音刚落，项老师推着自行车已经到了近前，用温柔的、甜甜的声音叫道：“宋大宝。”

宋大宝做梦也没有想到项老师会来，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项老师漂亮的脸蛋。宋老牛呢，比大宝好不到哪去，也是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出。倒是项老师先开口招呼说：“大伯，运肥料呀。”

宋老牛这才反应过来，机械地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项老师，家里坐。”

大宝二话不说，向家里冲去。他知道项老师爱干净，可是自己的家猪窝一般脏，项老师看了肯定会嫌弃，他要告诉娘，让她打扫一下。

项老师进到家来，把手里的礼物放在桌子上。娘看着那些大包小包，一个劲地说：“老师，您来还带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，这可如何是好。”项老师脸上一如既往地带着微笑，说：“来看您二老，这是应该的。”大宝赶忙把刚擦过的凳子搬到项老师面前，又用新洗过的茶杯给她倒了水。

一切出乎宋大宝的意料，项老师一点也不嫌弃宋家。吃饭的时候，居然还接了娘给她夹的菜，大宝知道项老师最忌讳这一点。

吃过饭，项老师就和大群、二群打成一片，二群的房间里不时传来笑声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不知道她们唱的哪一出。娘感叹道：“大宝，你们老师真好啊！”

下午，项老师要帮宋家去田地里栽种西瓜。娘坚决不让。项老师说：“大娘，不知道的，我来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。”这句话，大宝一辈子都记得。

项老师的到来在村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。一来项老师太漂亮了，大家躲着远远地偷看，嘴里啧啧出声。二铁头感叹道：“娶了这样的女人当老婆，让我少活十年也心甘情愿。”二来，宋家什么时候来过这样的客人？这无疑给宋家增添了底气，宋老牛不由得想起算命瞎子的话，当晚又跑到祖坟上烧了香，磕了头。大群、二群呢，也受了项老师的恩惠。大群身上的那件披风，二群头上戴着的丝巾都是项老师送的。宋家人就不明白了，自己家和项老师非亲非故，她怎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？难道真的把宋家当成自己的家了？大群的嘴永远是炮仗，说该不会项老师看上我们家大宝了吧。

“我长大就娶项老师这样的女人当老婆。”大宝冲动地说。

宋老牛听了呵呵笑，说：“你有那本事吗？”

“你们不要瞎说，项老师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对恩人不能这样作践。”娘一脸严肃地说。

大宝从此更加喜欢项老师了，可是项老师在学校教职员工中好像并不受人待见。因为她不和别人礼尚往来。这还不算，有人还认为她爱斤斤计较。一次，项老师去食堂打饭，嘀咕说三两饭给得太少了，不够吃。第二天中午，项老师像往常一样来食堂打饭，哪知道食堂的秃头李师傅拿出一杆秤，大声嚷嚷着说要为项老师称饭。这种举动在我们当地人看来就是最大的侮辱——和打脸没有什么区别。很多人在旁边看着笑话，大宝恨不得用手里的大瓷缸把李秃头的秃头砸个稀巴烂。就在第二年的春天，项老师要回上海了。临走之时，项老师再三嘱咐大宝一定要努力学习，并送给他一本《英汉大词典》，另外还把那个带着天线的收音机送给了他。那天，望着项老师远去的背影，大宝哭了，跟死了亲娘似的。

大宝认为项老师的走与李秃子有关，在一个风高云浓的夜晚，把李秃子家的玻璃砸了。可是后来，大宝听说和李秃子并没有关系，是乡里陈书记的儿子看上了项老师，可项老师坚决不同意。

周六下午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天，天地间黄晕晕的一片。俗

话说，人黄有病，天黄有雨。果然不错，傍晚时分，北风起，乌云涌。

宋大宝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碧绿的麦苗被风一吹，形成麦浪。近前，黄灿灿的油菜花随风簌簌落下，大宝感觉自己就是那些花。他还在为失去项老师而伤心难过。

上海是什么地方？一定比张街大，一定比张街繁华。“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到上海找项老师。”大宝对着路旁一棵小树苗发狠地说。

一回到家就感觉到不对劲。因为天还没有完全黑透，可家人已经全部回来了，而且都坐在堂屋一声不吭。父亲宋老牛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袋，娘不时地唉声叹气，大姐宋大群坐在那里低着头，脸上好像还挂着泪痕。

“回来了。”二姐宋二群打招呼说。

“二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大宝问，心里惴惴不安着。

宋二群刚要开口，可是宋老牛犀利地白了她一眼，宋二群只好咽了一口唾沫，把到嘴边的话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大宝追问。

“蛋蛋，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与你无关，你只要把书念好就行了。”宋老牛郑重地说，然后敲着烟袋锅子冲着老婆吩咐道：“去做饭。”

大宝知道家里肯定发生什么大事了，一边吃着中午剩下的锅巴，一边想。一抬头，看到二姐宋二群正在喂猪，于是走了过去。

“二姐，家里怎么了？”

“大大不让告诉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因为……这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“从大大的话音里我已经听出来了，二姐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弟弟是家里的男的，快告诉我。”

“听你这话还算有骨气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”宋二群四周瞧了瞧，然后小声地说，“大姐被黑蛋糟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大姐被黑蛋糟蹋了。”

大宝没有再作声，站在那里，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着。半天，转身，向家里走去，后面传来二群的声音：“你这个宋家男人，怎么屁也不放一个？”

大宝回到家，父亲默默地在伺候着家里的那条老水牛；母亲在厨房做饭，风箱呼哧呼哧地响，似娘在哭泣；大姐房间的门紧闭着，大宝不放心地走了过去，打开门，只见大姐睡在床上，身体用棉被裹了个严严实实。

大宝出来，走进厨房，趁着娘不注意，把菜刀揣在怀里，然后向王黑蛋家走去，经过王铁头家门口，王铁头正蹲在门口吃饭，问大宝去干什么。

“杀人。”大宝回答。

“杀人？就你？杀个蚂蚁现在天色已晚还找不到呢。”

如此轻蔑的语言，大宝已经N次听到。是啊，宋老牛家什么时候硬气过？永远都是低头弯腰过日子。家里稻田的水被人家偷放了，养的鸡鸭被人家偷杀了，这样的事如果放在别人家，那家的女主人会拿着菜刀和砧板坐在村口，砍一刀骂一句，砍两刀骂两句，直至千刀万剐，可是谁见过宋老牛家放过一个屁？

“今天我就杀回人给你们看看。”大宝心里道，走到王黑蛋家门口，持刀在手。

古语云：做了亏心事，害怕鬼上门。可是王黑蛋做了亏心事，就如没做一样。此时的他正蹲在厨房门口的石凳上大口吃着饭。心里呢，正想着中午的一幕。

自从那天看到了大群胸脯的大肉球后，王黑蛋便整天留意着大群，希望能寻找到下手的机会。今天中午吃过饭，看到只有宋大群

一个人在家，于是悄悄溜了进来。

“大群。”王黑蛋说道。

大群正在家煮猪食，见是村里的黑煞星，心里厌恶，但表面还是装着热情，招呼道：“黑蛋哥，你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呵呵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，有事，当然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，我想……”黑蛋盯着大群的胸脯看。

大群注意到黑蛋的眼神，用手挡住胸脯，红着脸问：“你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摸摸你。”

“啊，你，你……”大群已知不妙，欲夺路而走，却被黑蛋挡住了去路。

“给我摸摸嘛。”黑蛋说着靠近。

啪一声，大群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可是，好像打在石板上。黑蛋上前一步，一把搂住大群。

“畜生，松开，要不，我喊了！”大群奋力挣扎着，无奈哪里挣脱得了？

“你喊啊，你喊啊，我才不怕呢。”王黑蛋说着，一把抱起大群，出了厨房，来到卧室，丢在床上，然后压住她，开始撕她的上衣。

“黑蛋，不要，不要啊。”大群哀求着。

此时，向黑蛋哀求，无异于羔羊向饿狼哀求。大群的上衣已经被撕开，露出那梦寐以求的肉球。黑蛋伸开魔掌揉搓着。

“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大群挣扎着，哭泣着。

稍微满足后，黑蛋这个畜生开始解大群的裤子。

“娘啊，娘啊！”大群歇斯底里地大喊——危难时刻，孩子都这么喊。其实，大群知道娘现在正在田里干农活，喊她也听不见，只